

美丽的坚守

——新华社记者万里探访乡村教师

□新华社记者 袁汝婷 李亚楠 丁静 顾瑞珍 刘奕湛

矮小、拥挤的土坯房里，摆放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家具；红砖垒砌的矮墙，只有邻居水泥院墙的一半高；院子里堆满杂物、柴火和废品……这是乡村教师杜程枫的家。虽然并不富裕，这位河南封丘县树人中学的语文老师却一直坚持从教20多年——“军人讲军心，乡村教师也得讲‘军心’，就是对职业的坚持和信念。”杜程枫说。和他一样，中国330万乡村教师就像黑夜里的蜡烛，给15万所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和4000多个农村娃带来温暖的光。

今年6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乡村教师支持计划（2015—2020年）》，对乡村教师而言，他们期盼的阳光到来了。过去几个月来，新华社记者奔赴湖南、甘肃、河南等地，深入最偏僻的角落，探访乡村教师，了解他们的生存现状，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……

扎根

河南封丘，位于黄河滩区的国家级贫困县。树人中学距离县城约9公里。杜程枫和妻子段振岩大半辈子都在这里工作。一个月2000元出头的工资，杜程枫夫妇要养活两个学龄女儿和双方老人。大女儿一直想买台电脑，可杜程枫没敢买，买了电脑，家里其他开销就“扯不开”了。

经济拮据的家庭最怕病，偏偏妻子段振岩身体孱弱，杜程枫也因多年讲台而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毛病，捱到非治不可的地步，在学校爬一层楼要一个小时。“为医药费发愁的时候，觉得自己都不会笑了。”杜程枫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白色塑料袋，里面是几十张医院缴费单，不少看起来已有些年头，“我都存着，给自己留个念想，记得当初最苦的日子。”

纵然如此，杜程枫、段振岩夫妇从没想过改行。“最初也有点冲着公家的铁饭碗，被分到了农村，干着干着，就舍不得学生了。”当被问起最幸福的事是什么，杜程枫憨憨一笑说：“评上了职称，可以加点儿工资。”而他最骄傲的是逢年过节，自己亲手送出农村的乡亲们回乡过年，来看自己。搬砖、绑钢筋、卖春联、贴年画……在乡村教师平均工资不到2000元的封丘县，这是老师们贴补生活的常态。可是，很少有人因此离开。

这些清贫的老师就像一群候鸟，每逢寒暑假四散开来，各寻生计；开学了，又成群结队回到校园，扎下根来。

《乡村教师支持计划（2015—2020年）》提出，要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，依据学校艰苦边远程度实行差别化的补助标准；在现行制度架构内，做好乡村教师重大疾病救助工作。虽然还不知道自己的腰椎间盘突出能不能享受重大疾病救助，但支持计划还是让杜程枫感到很大的安慰。“国家知道乡村教师不易，情况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”

坚守

距离封丘县900多公里的湖南慈利县，乡村教师卓从美在这个岗位上的年头

比杜程枫更久。如果算上退休返聘，他已经干了整整40年。

退休返聘教师卓从美，是湖南慈利县江垭镇龙潭潭点校的校长，也是老师，还是保安员和保育员。年过花甲的他，一个人守着这里的8个孩子。

多年前，卓从美为保护学生而被落石砸中受伤，左腿截肢，之后，学生和家一直称他“单腿校长”。

卓从美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：5时半起床，6时20分开学校大门，带着孩子们上早自习，然后去给孩子们做早餐。7时40分带着孩子们吃早餐，8时20分开始给4个年级轮流上课。11时30分，上午课程结束，孩子们做作业、玩耍的时候，卓从美就进食堂做午饭。12时带孩子们吃午饭，吃完他开始守着孩子们午睡。下午2时20分上课，等4时多孩子放学了，他才开始忙自己的事。

因为连轴转的“包班制”，卓从美上课时常常需要装着假肢连续站4个小时，下课了再转进厨房给孩子们做午饭，“上完语文上数学，上完这个年级上那个年级，中间连去厕所的时间都没有”。因为长时间站立，他的腿经常隐隐作疼。

1个老师，8个学生，空荡荡的教学点里，还有一片绿油油的菜地。卓从美自己种了油麦菜、萝卜、白菜。他说，自己种的，孩子们吃起来健康。尽管和家人分隔两地，但一人坚守的他毫无怨言，“学生爱吃我种的菜、做的饭，我最开心。”

1976年开始，卓从美成了一名乡村教师。今年1月，他原本已经退休了，可因为当地是山区，太偏远，其他老师不愿意来。领导找他当“补丁”，于是，他成了返聘教师。“其他人都不来，孩子们离不开我，我得守在这儿，直到守不动为止。”

相隔近千公里，河南省济源市王屋山深处的和平教学点，62岁的张学明抱着和卓从美一样的想法。在过去的42年里，他教了成百上千个学生，其中有不少是祖孙三代，如今，这里只剩下9个孩子。

2014年，退休后的张学明由于患有轻微脑梗，本已打算离开学校在家安享晚年，可是，山窝里的学校条件太差，没有新老师愿意来接替。无奈之下，学校只好返聘了张学明。

“假如我不来，这些孩子就没人教了。”张学明割舍不下这仅有的9个孩子，不顾家人劝阻，接受了返聘。除了包班上，还给住宿的孩子们做饭、看大门，遇到冬天缺水时，还得挑着水桶走上二里地打水……

年过花甲的他，一人挑起了一所学校。

“等到孩子们不需要我了，我再退休吧。”坐在学校门口，看着自己坚守了40余年的校园，张学明的眼神朴实而坚定。

《乡村教师支持计划（2015—2020年）》提出，国家对在乡村学校从教30年以上的教师按照有关规定颁发荣誉证书。在卓从美、张学明这样兢兢业业一辈子的

乡村教师眼里，这意味着国家对他们终其一生奋斗的事业予以肯定与尊重。

“还有，孩子和家长的肯定，对我们来说是另一种最大的荣誉。”张学明说。

挣扎

80后乡村教师小雪工作的学校，离北京市核心区只有80公里，但孩子们去“真正的北京”机会还是不多。她说，这里是“另一个北京”。

2010年，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大学本科毕业之后，小雪选择来到北京门头沟山区当老师。从学校到她位于城里的家，需要2个多小时。

2014年8月，小雪做了妈妈，今年3月恢复上班。为了早些给山里的孩子上课，她把半岁的宝宝也带到了大山里。因为工作太忙，婆婆只好随着她一起到山区照顾孩子。学校给小雪分了一间宿舍，十几平方米的开间里，陈设是一张床和一台电视机。“来了才发现有落差。这里的学生比我过去实习的重点中学少多了。”小雪满心以为自己开口唱歌孩子们会喜欢，“可是我一张嘴，他们都吓坏了，觉得特别不好听，因为还不懂得欣赏美声。”

小雪说，她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多组织几次活动，带孩子们到80公里外的北京去看看。

小雪的内心不是没有挣扎。“刚毕业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，可是生活太现实了，有了孩子以后，我会犹豫，不想让孩子也在大山里生活。”小雪的犹豫在乡村教师中并不少见。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发布的《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3—2014》中一组数据显示，65.7%的农村教师希望流动到城市任教，90.33%的乡镇教师希望到县及以上城市任教，93.35%的村屯教师希望到乡镇及以上地区任教。

距北京1500多公里远的甘肃省会宁县李湾小学，36岁的代课教师段晓霞在教了10多年学后，对未来也不那么确定了。段晓霞教六年级数学、英语和二年级数学、思想品德，经济收入却还不到其他老师的零头，因为她是代课老师。从刚工作时每月19元到现在每月200元，段晓霞和打工的丈夫、一对儿女生活得非常艰难。“最怕孩子生病，没有钱给他们看病，作为母亲，我难受。”

段晓霞全家住在学校的一间单身宿舍里，屋子里只有两张桌子、一个火炉一张床和一个柜子，写字台台面掀起来就是切菜板，家里最值钱的是一台300元买来的旧电视机。

“和同龄人相比，我的脸上就带着老相。”段晓霞黯然，也觉得委屈，都是老师，待遇却十分不同。同时，她也恨自己没有抓住机会考取转正名额。

段晓霞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盒子打开，里面是她这些年来获得的所有奖励：优秀教师、教学能手……可她不是正式编制教师。

根据甘肃省相关政策，她还可以通过考试转正。但是对于是否能通过考试，段晓霞心里没底：“年纪大了，记忆力也下

降。如果不能转正，我也不知道该咋办。”

《乡村教师支持计划》提出，严禁在有合格教师来源的情况下“有编不补”、长期使用临聘人员。对于段晓霞们而言，这是否是另一个希望，仍未可知。

希望

10时50分，大课间铃声“开门红”音乐一响，瞬间点燃了整个教学点。

20名小学生自由组队，玩起了花样跳绳，大绳双人换位跳、3人换位跳、大绳套小绳……银铃般的笑声响彻校园。两张年轻的面孔格外引人注目——她们是这个教学点的“新兵”：20岁出头的乡村教师赵颖、姚文杰。

这里是河南省济源市下冶镇石槽教学点，位于王屋山的山坳里，周围青山环绕，距离市区55公里。教学点共有师生60人，其中幼儿园34人，一、二年级20人，教员工6人，辐射周边5个自然村。

25岁的赵颖，2013年从南阳师范学院毕业后，通过特岗教师考试到这里。“我刚来的时候，觉得这儿死气沉沉。喏，你看，现在校园像沸腾了一样。”赵颖乐呵呵地说。

“能把‘接力棒’交给她们，我就放心啦。”看着两位年轻老师和孩子们玩成一团，站在一旁的老教师李欣南非常感慨，“年轻人就是有活力，孩子们喜欢得很！”59岁的李欣南是这里的“老兵”，因年龄和身体原因，目前主要负责学校后勤、安全工作。

23岁的姚文杰家在100公里之外的孟州市，2014年大学毕业后来到这里当特岗老师。她说，这里的大课间活动丰富多彩，不光有跳绳，还有腰鼓、唱歌、舞蹈，还自编了《快乐的一天》《遥远的爸爸妈妈》等校本剧。“孩子们学得很快，腰鼓一周就学会了，最重要的是孩子开心。”白天跟孩子们一起玩、一起上课、一起吃饭，晚上陪孩子们一起睡觉。闲暇时上QQ，打电话给家人或同学，再看看书，这就是赵颖和姚文杰的学校生活。和一般年轻人相比，她们的生活里少了热闹，少了物质，却多了恬淡、纯粹、自由和安宁。

在赵颖和姚文杰的宿舍，记者看到了孩子们写给她们的小字条，上面写着“老师，我会想你的”“老师，我希望早点见到你，新年快乐”等。

“孩子们让我们感到了家的温暖，有的从家里给我们带枣糕馍馍、红薯，周日下午返校，早早地就坐在校门口等我们回来，就像等亲人回家一样。”两年多来，赵颖最大的变化是：从不想来、不适应，到不想走、不舍得。

《乡村教师支持计划》提出，要拓宽乡村教师来源，鼓励有志青年投身乡村教育事业，畅通高校毕业生、城镇教师到乡村学校任教的通道。在主要举措中，则明确提出，适时提高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标准；高校毕业生取得教师资格并到乡村学校任教一定期限，按有关规定享受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。

对于赵颖、姚文杰这些90后的年轻姑娘们而言，新政策或许会为她们吸引更多年轻的同伴。

“我没想过走，我相信，还会有更多人来的。”伴着孩子们跳绳的英文背景歌，赵颖这样说。

记者发稿前，从教育部网站传来消息：2013年9月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颁布实施以来，22个省份699个县中已有21个省份604个县实施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，受益乡村教师94.9万人，人均月补助标准为307元，比2013年增加49元……